牧齋有學集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

墓誌銘

卓去病先生墓誌銘

去病姓卓氏名爾康其爲人孝于親忠于君篤厚于朋友以通經術講經濟爲能事孤峭介特以世道爲己任雖其生值叔季身沈下僚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信之無異詞去病杭之塘西里人父光祿署丞明卿能詩結客諸老先生皆字之曰徵甫去病徵甫之少子也而出後于其兄學錄文卿少有至性事三母皆盡孝萬曆壬子舉鄉書本生母卒終喪三年哀動

路人此其孝于親也憤時俗重進士科糞溲乙榜厚自灑濯務使所居官大授祥符教諭署儀封封丘假守許州所至須立教條釃雍河槳圯城爲百世利入爲國子學錄轉兵部司務陞南京刑部主事工部屯田司郎中在司聽危言覈論動引古誼兩尙書便文老吏皆屈已從之左遷常州府簡較徙大同推官盧公象昇爲督府建白兵事稍自發舒量移兩淮分司運判不以衰晚故取看囊一錢歲大祲涕泣爲淮人請賑語切直多忌諱用是罷歸甲申之難早行呼憤涕流漬床蓆不踰年而死此其忠于君者也兒時與

胡胤嘉休復同學嘐嘐好古長以許孟中高存之二君子爲師友休復遐厎常卒官爲木主祀于中霤之左并祀休復父太公及王子皐主余御史之無後者與人交寬論不知已而嚴于知已後門寒雋傾身慰藉鉅公要人片語責望終身不交一言晚而與余定交語人曰吾得此友藉以報塞國家非以爲交遊光寵也其相期待如此愍六經之學不違而師悖摩跡編削句耨字櫛期張衆目爲羅以蒐獵聖賢之指要作易■五十卷詩學四十卷春秋辨義四十卷茂苑相國進講春秋將錄其書以獻去位不果上萬曆間

河决山東去病年二十與休復落第居金陵遣老丁生裹糧視張家堰口諸生皆目笑之舟船南北迂道沂沿訪問黄淮分合情勢作河渠議十篇旁及禮樂郊廟財賦漕運錢法官制六要會要各有成書而尤詳于武備人皆易之謂帝上兵法耳比官雲中而哈卜之議起卜　者順義王後也西哈市馬以卜爲傖疋取我一金而陰啗哈金強半謂之啞食哈恨而謀併之乃好言謾我卜陽事天朝陰導　天朝若捨卜而固與我願併力爲漢圖　諸降　部落却附從中蠭起　可反手滅也邊吏皆盱衡鼓掌謂侯封可契

戾取去病奏記盧公謂邊吏不知大計其故有三卜
四世保塞今棄之以媚哈諸磐謂漢少恩不足恃
賴一也哈易我而畏　謾言爲我圖　所謂空給王
易井二也哈閉歸化城十五日不解卜衛我甚必東
走以孽我三也計莫若宣諭西哈保全殘卜堂堂正
正存中國大體我一言而解卜圍柱卜謾銷　諜此
所謂知大計者也盧公大悟趣下邊吏施行宣雲遂
解嚴嘗是時盧公嚴重去病朝見屬吏罷輒開後堂
延去病上坐部折謝不敏隅坐請事議上特漏下二
鼓盧公炳燭傳餐質明而事定于是向之易去病者

詫去病果知兵又惜盧公能用去病而坐視其抑沒以終老也崇禎末中書沈君廷揚以海運超拜特疏請余開府東海設重鎮任援勦去病家居老且病矣聞之大喜畫圖系說條列用海大計惟恐余之不得當也疏入未報而事已不可爲去病晚歲論兵當爲東事及其所期許于余者至是而心灰髮斷臣精銷亡不復能久居此世矣此可爲痛哭者也去病卒甲申十一月廿九日年七十有五妻李氏側室劉氏詹氏子三人向人伊人臯女一人臯以乙亥嵗壄去病于臯鶴之阡抱其遺書哭而請銘于余余見而悲之

余嘗謂去病以文士喜論兵述戰守勝負之要似尹師魯遇事發憤是是非非無所忌諱似石守道歐陽公論守道曰其避世驚俗人皆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然則天下之士雖知去病其能推其用心而哀其志者則亦鮮矣去病有集二十卷余爲之序曰百年而後淩思倘論想見其爲人亦必有如余之廢書嘆息泣下沾襟而不能自止者蓋其言之而益信銘曰

世之稱君咸擬以儒林廉吏琬琰刻鐫余之惜君則嘆其長情奇志怫鬱于下泉鶴皋之原宿草芊

眠此何祥邪有光間于斗牛之間嗚呼張華雷令不可得矣孰知其然不然

新安汪然明合葬墓誌銘

崇禎癸未余遊武林之西溪然明偕馮二雲將訪我綠蕚梅樹下酌酒譚燕驩若平生亂後客從武林來數問然明起居皆曰然明蔭藉高華肩從萃止徵歌選勝狎主詩酒之盟微然明湖山寥落幾無主人矣已而重遊湖上如客之云與然明握手一笑又數年然明即世余往弔之則墓有宿草矣嗟乎自有湖山以來靈人韻士流留與會長與山光水色相御于無

躬承平之世天地暢悅草木丰容園池極目歌舞載
塗山不益而高也水不益而深也若夫喪亂之後焚
如突如陵夷墾改于斯時也命觴載妓左絃右壺聊
復以吹噓朔風招邀淑氣是亦造化所使爲勾萌甲
拆之魂兆也如然明者非與然明殁湖山遂無主人
矣一觴一咏載色載笑俛仰之間邈然終古睨首之
涕牛山之悲又于吾身親見之是能不爲之歎息哉
按狀然明姓汪氏諱汝謙先世出唐越國公宋秘書
丞叔敖分居歙之叢睦祖某周府審理父某萬曆丙
子鄉進士生五子然明其季也然明生十三年而孤

嶄然如成人事其母捧手肅容視氣聽聲九十年如
一日人以爲目華之子事其諸兄若姊同仁均愛絕
少分甘人以爲棠棣之弟無孫邮娚嫠孀收族三黨
婚嫁甃攞于我乎取人以爲有葛藟之仁緩急扣門
不以無爲解分宅下泣側席而坐存亡死生不見顔
色人以爲有伐木乾餱我行收邮之義蓋其爲人量
博而智淵幾沉而才老其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
氣如泺流濆泉觸地涌出所至公卿虛席勝流歙集
刹之觀潮之客三竺溮囊之僧西陵油壁之妓北里
雪衣之女靡不絜箱捧席傾囊倒篋人厭其意留連

而不忍去其心計指畫牢籠斡辨之器用如白地光明之錦裁爲襦袴罄無不宜其精者鉤探風雅摹榻書法編次金石寸度律呂雖專門肉譜不能與之爭能其猶者用以點綴名勝掛搢宴集舫坐靚淺聲斂敵精旨杖函履屐咸爲位置及乎彌留待盡神明湛然要雲將諸人摩挲名蹟吹簫摘阮務日覩蕤乃抗手而告別然明蓋世之吉人邪之壽者太平之遺老刼後之種民吾所謂造物之所使者而豈徒哉然明生萬曆丁丑八日卒乙未七月年七十有九娶吳氏相夫刑家具著儀法字庚出子逾于巳出閨門頌之

與然明齊年以丁酉四月卒年八十有二子玉立以高才生有聞次繼昌出爲仲方公後已丑進士官湖廣按察司副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葬于玉岑山之新阡于是玉立排纘事狀泣而請銘昔李文叔記雒陽名園謂園林盛衰關天下之治亂田叔禾志西湖則以版蕩凄凉偏安逸豫爲湖山勝覽之後今余銘然明墓回翔今昔有餘感焉銘曰

斯晨斯夕兮假日宴游朱絲絲淚兮紅粉丹丘伊人云亡兮誰樂爽嫣嬉春罷詠兮竹枝輟謳夢夢月鏡兮沈沈金牛孤山鶴怨兮古洞猿愁吁嗟夢

華兮孰知我憂紅牙紫毫兮申寫風流鑽辭陵谷兮于彼千秋

李貫之先生墓誌銘

嗚呼百年以來士大夫沿襲浮華僃耳剽目不知學問爲何事自文淵中秘之藏祖宗儲以養士館閣巨公不復問其扃鐍而況匹夫賤士有能知而好之者乎有能知而好好而讀讀而好學湥思不以設閒曲見穿穴嗤蠹者乎萬曆中江陰有李君貫之窮老盡氣搜緝聖賢遺文其于六經四部采之勤讀之力而守之固斯可謂强學力行强立不返之君子也君諱

鶚翀字如一後以字行字貫之少應進士舉多識古
文奇字不中程再自罷去家世力耕給公上供伏臘
其餘悉以購書搜閣本訪逸典藏弆刊編爵翰老而
食貧指其藏書曰富猗鄭矣故曰聚之勤其讀書也
闕必補譌必正同異必讐勘痛不輟業衰不息勞倣
宋晁氏元氏書目自爲詮次發凡起例井如也故曰
讀之力論學以六經爲淵海以箋疏爲梯航謂朱子
于戴記未有成書網羅鈎貫撰禮經緝正易贊時猶
自幸徹簡故曰守之固而君于先民之遺書非苟知
之而已也事祖父父母致敬盡毀撫弟妹分甘讓肥

舉止方重不苟訔笑冠婚喪祭遵用古典立先廟置義莊廳事懸高皇帝聖諭六族詔告族黨老居南村歲時祭奠徒步往返鄉人觀禮焉天啓中孳小附椓人亂政每嚙齒唾罵繼以泣涕繆宮允昌期妹之夫也御史應昇弟子也相繼械繫君執應昇手曰勉之李氏有人矣詒繆書曰生平學力方寸裁决吾不惜爲王炎午斯吾所謂强學力行强立不返者也君晚與余定交東書飾贄用士相見禮十五年間書筒奚囊有里參錯遺文掌故取次弋獲宿舂相聞若傳遞焉余有事正史以謂如君者長編討論可援爲助君

嘗詔書姚叔祥訪求鄭端簡后妃權倖等十二傳其意亦以余爲可助也君沒無相余者矣彳亍脕兔世道交喪滄桑刼火相挺繼作汗青頭白不可復問矣嗚呼史氏之難也廬陵涑水五百年不易遘劉道原徐無黨之流天亦斬而生之耶天既生君畀之以多聞纖言碩儒鏘倒其遺經使之老而微發而潛耶抑亦儒行禮宗上帝所悶重殘膏流馨與褒衣法冠俱還刪府不慭遺斯世耶君疾革正冠危坐詔諸孫曰我于三不朽無一不敢稱學者窮經問字虞山吾心師也再一言銘我足矣越十七年乙酉國有大故潟埜

又十年甲午成之具狀來請余老不獲死泫然執筆
徒以墜言受命其又可悲也君始祖恒烈公至元中
從伯顏丞相官統軍元帥墓在河間寧津縣子霈柯
孫李八撒兒佩金虎符世守江陰遂家焉八撒子脫
寅拜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鎮平江至丙申死淮張
之難入國朝始為儒戒菴府君諱翊以儒有聞翊生
復菴府君諱果用孫應昪死忠贈太僕卿君之父也
君以崇禎庚午四月二十三日卒享年七十有四娶
貢氏生一子奕茂官鴻臚寺序班先卒女六人孫男
五人艮卯成之及功遴之挺之曾孫男女若干人君

之作家譜也徵蒙古事最核金虎符三珠二珠之別則辨國制八撒伯察脫寅脫因之稱則考國音明善公督漕死事之詳則援据陳敬初張文蔚之詩詠先輩推文徵仲詒勝國故事君庶幾焉由此觀之余之誌君所以三嘆于史事者益不誣也銘曰

江陰東原赤岸里有明碩儒墊于此天地閉塞賢人死文府滅熄禮庫燬有光熊熊漢津起色正芒寒匀匀徙端門有命珠囊理祀諸瞽宗日可埃誰爲之銘舊太史大書深刻詒天咫

歸文休墓誌銘

崑山歸昌世字文休太僕寺寺丞震川先生諱有光之冢孫也父子駿太學生母顧氏文休生十歲能爲歌詩爲諸生與嘉定李長蘅太倉王淑士號三才子余年少後亦從之游四人者互相題拂咸以爲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也李王及余相次取科第文休數蹐省門于諸生中淵跡落拓不事生產日高醉臥覓釜待炊其婦典衣易粟不使文休知文休亦竟不知也中年益放意爲詩阨窮連蹇思慕酣醉無聊不平可喜可愕必于詩焉發之晚于詩律尤細和陶諸篇爲詩老程孟陽所稱長蘅苦愛其五言詩效

韋柳者嘗摘二章題武林壁間觀者不知為今人也
酒酣以往槎牙芒角奮筆為風枝雪幹攄寫其扶疎
魁壘之致人多攫奪藏弆比于仲圭孟端文休夷然
不屑也震川季子子慕字季思于文休為叔父季思
謝公車學道端居屏跡凝塵蔽榻衡木拒門而文休
時游酒人淋漓跌宕倚絃度曲曼聲長歌兩人之行
跡不能相為顧其持身行已不受緇涅一稟震川之
舊德則相與共之文休風流儒雅易直近人草書墨
竹施易乞與邑有大柤請絳㰐署書鄭重誣誘終弗
許也其介獨類如此文休娶于秦生四子長時發天

次聰繼登祚明泰有儀法食貧攻苦以逸妻自命三
子皆有儁才晚益閒放望山尋水交風友月聽然獨
笑不知老之將至也既而戎馬縱橫天地崩圮自以
家世爲儒三百年荷國涵養不殊世祿行歌野哭欷
歔飲泣塊然無生人之樂昭殉幕府繼登死儒官女
及媳接踵赴難遂擗摽發病以死嗚呼悕矣文休以
弘光元年九月四日卒年七十有二配泰辛卯三月
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五又三年癸巳三月祚明泣
血負土卜塟于崑山九保巨字圩之新阡哭而謁余
銘文休悼震川遺文不大顯于世討論揚扢蚤夜呼

犢三子既長呼而命之曰我王父之古文規模韓歐今其瓣香近在虞山凡所以發皇精神獺濯蒙翳使吾祖之緒言不爲俗學所抑沒葢廿年于此矣嗚呼小子庸敢弗念乃筮日使三子端拜攝齊授經于余文休發祚明必以余銘猶前志也銘曰

吁嗟乎斯爲文休之藏魂升于天譽星卿雲倬其有章也魄歸于地朱草醴泉靈芝煌煌也後于斯年知爲震川之文孫其荷無傷也

潘文學墓誌銘

嘉定居吳郡之東偏地僻而土厚余所見俊民宿老

凡十餘曹讀書勵行動止自好方巾大帯整冠脩容
喪亂已來老成彫謝是數君子者已邈然如古人矣
而其鄉人子弟風流餘韻猶有未盡没者則余樂得
而論著之如潘君汝躍是也潘君名應鯉汝躍其字
高祖文學士聰曾祖翁源縣主簿樸祖文學煜父文
學元輔世有文行君兄弟皆博士弟子員父子兄弟
横經枕書鉛槧交加絃誦錯互君以唐叔達金子魚
爲父之執友以諸父之壻徐女廉爲其執友唐金與
徐吾所謂數君子者之三人也以是故浸漬文藝纘
勵名行其所得者居多父殁君與其婦傅孺人拮据

食貧庀治喪事獨先諸昆弟昆弟相繼歿送往事居
植孤哺孩分甘讓肥剜肌割肉不以亡爲解凡君之
所爲刻意攻苦脩飭內行視古學友壹行之科卓然
可以無媿而君且茲斷匆續歷四十年雞鳴風雨自
守泊如也鄉之人皆稱之曰賢亦未有以大表異也
世道休明比屋可封生長禮義之鄉熏習詩書之教
凡所謂六德六行閭胥族長之訓秀眉毁齒相與耳
擩目染以爲固然無足異者錄今而觀之則以爲殊
尤絶跡六鬬不勝表而百城不勝圖也嗚呼可勝嘆
哉君生于萬曆丙子歿于丁亥六月年七十有二娶

傅氏生于萬曆丁丑歿于甲寅十二月年三十有八子四人濟潤浩湲君既與汝廉交好遣潤師事焉女廉歿其子丞亦夭君經紀其孤發凡廿餘年老而不倦潤又捐束脩半爲女廉刻其遺集而君之既塟也女廉之次子京介潤以來請銘曰藉手以爲女廉報地下也蓋潘徐兩世交誼終始有足稱者銘曰

泰伯端委表吳俗仲雍文身匪其躅黃池載書請先讀趣呼好冠乃其欲嗟君家世老鄉塾井邑攸改猶蠹蠹章逢蔽形書滿腹下見古人無嚬甓百年爲儒是亦足我裁銘詩志陵

谷

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

嗚呼天下有處士而後有眞詩人眞處士而不爲詩人者則有之矣眞詩人而不爲處士未之有也爲詩人者服處士之服而無其志其爲詩也傭僱而已矣言處士之言而無其行其爲詩也裨販而已矣近代布衣稱詩項背相望傑然以處士自命者無有人將曰彼不爲處士猶得爲詩人何其待詩人之薄也嗚呼處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詩人者斯可矣循其名考其實楊君無補其庶矣乎無補壯歲遊長安詩

名籍甚余賞其警句曰閑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平在池以爲文外獨絕書之扇頭爭相諷誦無補不以其大篇疊韻流傳館閣者爲足重而矜信于余所賞兩言者歸而與高淳邢昉南京顧夢游刻意濯磨爲淸新古淡之學詩道于是乎大就善書落筆似黃子久好遊虞山謂子久粉本在是坐臥不忍舍攬取其烟巒雨岫綠淨翠㬂用以資爲詩晩自定其詩四百餘篇屬余爲序余曰李鄴侯聞殘師梵唱先悽惋而後愉悅知其謫墮將去無補殆將隱矣居無何竟死無補死生于詩若是可不謂之詩人矣乎無補之

爲人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口出氣惟恐傷人薰蕕冰炭郎之意消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新撫略地士人望塵頌德無補笑而不別退未嘗不掩淚也徐文靖之自沈也僂而就無補謀死所焉文靖有子昭法託于木門顧獨與無補父子游爲文以表之文靖殁無補語其子炤吾暫不死覬文靖餘晷耳屛居陸墓禪誦不輟浮沈人間忽忽不自得年六十寢疾十日自定終制口誦佛號正定而逝夫如是可不謂之處士矣乎卒將葬照哭而告余吾父乙酉已來飾巾待期以死爲幸祈死而死不待皐某之日也微夫子其誰

銘嗚呼無補之爲詩人也吾能徵之其爲處士也徵諸文靖又徵諸文靖之子與其子略詩人之名謚之曰　處士君子以爲允無補名補別自號古農其先臨江之淸江人父潤賈于吳娶張生無補家焉卒于丁酉歲七月初一日葬在長洲十五都之新阡娶袁氏生五子炤烜熺燧燕銘曰

遺民之稱昉皐羽虞賓夏隷慟終古必也正名銘無補曰　處士訊筮與嗚呼上帝其右汝

顧君升墓誌銘

君諱世峻字君升原名延祐世家長洲埭川下堡村

祖道隆爲名士藏書萬餘卷與祝京兆文待詔父子爲文字交父文禎生十男子而君次居九君父性伉俠有司中蜚語把持其短長甚亟君年十七更名試童子科學使者手其牘撫几矜賞有司旁睨縮舌目顧文禎有此兒耶趣歸寢其獄自是家益落攜婦何廢箸僦居蓬蒿韲鹽口吟手畫意豁如也爲諸生祭酒踰二十年執父母之喪瘠不勝杖遂絕意科舉崇禎壬午以歲貢入對大廷歸而病卒是歲之九月十日也年四十有八娶何氏生二子長諱次芳壽皆邑諸生女五人孫男女二十人曾孫男女七人君爲人

易直方嚴不俠輸訾笑婦德而賢代君持門戶環堵之室橫經籍書家人瑣碎之事弗與知也好讀史漢三蘇子集尤信心窮繙內典兀坐竟日夕當臂處衣綻脫穿輒縫紉以爲恒爲文澄心研慮仰視雲漢奮筆落紙簇簇然如蚕食葉都不起艸才筆之士相顧愕眙避席而不得一當于鎖闈命矣夫君殁踰年癸未卜塟于齊女門外形家言水泉不利越二十年歲在壬寅正月轉始得吉壤于陸墓廿三都北七啚之參字圩奉君柩改塟而具狀請銘于余轉自傷爲人子無狀不克敬慎以安先人之魄致詞哽咽伏地不

能起余曰無以爲也改葬古也儀禮曰改葬緦子思
語司徒文子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
服送至親也古之改葬者有二爲山崩水漏毀其墓
及葬而禮有闕也昔者王季葬于渦山欒水齧其墓
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出而
張朝三日而後更葬今子之改葬非爲禮不備也爲
水泉也則文王已行之矣孔子之于防墓崩也泫然
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今子之自傷也猶是心也
穀梁子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猶遠也下服之
最輕者也今子之于緬者下者益猶有越月踰時朔

畎畮畷之思焉其亦可以風世已矣君子謂顧君于是乎有子是宜爲銘銘曰
非如嶧如鮮原膴膴捨彼沮洳宅此樂土舊史刻銘永詔堂斧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溫如先生陳公墓誌銘
楊子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太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師道之尊久矣自郴子厚謂魏晉以下人不知有師韓子抗顏爲人師受人譁笑而況于今日乎溫如先生陳君居太蒼之蔚村里其爲學弘深而肅括經傳洽熟頌禮詳明教授生

徒歲嘗五十人里中相語稱先生不復知為君也中歲以其業傳子瑚遷蝸廬牛欄俯仰嘯歌以成子之志瑚謝絕應舉門弟子日益進而君之道大光壬寅七月初二日考終正寢享壽八十二十二月葬使字玗新阡兩世執友生徒續經赴會者塡咽阡陌末世所僅見也自古三公稱公年之長老尊其道而師之稱公余故授毛公申公語公之例書其墓石曰陳公而繫其行事曰君少遭閔凶謹謹磯錯不失一訾笑于人不丐一錢刀于人角巾赤舄危坐如塑像不狎游不傳鑿不讀非聖之書不習淫哇之辭議論風發

籠挫古今軼材少年口吐舌遁當筵會袖矯尾厲角

既而促席引滿卒爵歘然門弟子居喪鼓三絃過而

叱之其人終身廢簫管長善救過覗人畏傷雖被鐫

譙退無後言宿業憂國籍記天災國故援據經義吒

嗟嗚泣著述數十萬言非通經貫道不費紙墨生平

抑塞磊落畧見六十老人自序及和犁眉公襪與詩

不信巫覡不諱死喪飾巾待盡命大開門闔吾魂氣

當上昇于天瑚之事狀云爾余居江鄉距蔚郡三舍

士友來告曰陳先生日飲酒盡三四石輿酣蘸酒汁

寫詩累千百言不休瞢中酒慵起諸子張口坐茯簾

外遺老婢傳誦何讀犁然若自口出余喜而敘其事

余嘗觀宋少蘊記少從峽州樂生嘉問學草屋三間妻子棲一椽而以其二聚徒旦起授群兒經口誦數百過不倦少間曳履慢聲吟諷則東漢延篤書也羣兒或竊玩侮之亦不怒元吾衍子行居武林先光坊坐臨街小樓群公樂其博雅屣履造門拔梯不令上弟子以次下樓授書而已吹簫度曲下書聲琅琅然無敢譁者君于此兩人風流樂易若累相似豈局促僮子師哉樂生所誦延篤之書曰吾昧爽櫛梳坐于客堂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久則逍遙內堦詠詩南

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不如老至也則然又曰吾自
束修以來爲臣不陷不忠爲子不陷不孝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報君之強立不返
矯其身而厲其子也亦然斯所謂人之模範以經師
爲人師者歟君諱朝典字徵五娶孫氏子二人長瑚
崇禎壬午科舉人學者稱爲確庵先生姓張氏自代
州遷常熟創隸太倉父允臣有壹行著家訓四卷允
臣父復張以節俠聞復張父班班父昇昇有氣決里
中兒怒馬躪其門伐棘以臨道叱其奴糞除馬矢乃
聽去珏與中表陳氏兒爭竹馬撲殺之兩家父抱持

痛哭拾班爲陳後遂姓陳氏銘曰

吾聞諸孔文舉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

褘矣碩儒著書滿家便便經笥爲衆說郛夏肄周

遺竊嘆瞻烏負薪拾穗父子爲徒嗟彼悟俗擿埴

索塗正服明燭厥德則孤鄭公表鄉曾國豈誣論

世考德配而銘諸

顧象垣墓誌銘

長洲顧君諱維鼎字象垣以巳亥歲四月十七日卒

于家長子苓將葬父于支硎山之新阡啓其母陸孺

人之兆而合窆焉卜葬日得明年正月癸酉于是具

狀數千言稽首求請銘銘曰

吳四姓亶顧陸水還珠河釆玉君曾祖諱存仁官太僕謇直臣鴻臚祖文學父龔齋屋用儀羽陸家風推尚竇世作逑締姻好父好酒荒畲畬遂脫身游外家謝田宅棲丙舍趣短笮卽長夜君夫姊相閔勉起孤僮歷凉暖異粻肉奉寡母耳甕盎共漉溲權子母掾癡奇枚諸蕨笮蹲鴟起高背各上田俯青郊疏紅泉文茂苑扇芳塵託親串洽弟昆長膽車高齒屐燕雞豚錯履舄啞鄙夫髮種種側兩肩入錢孔周御史捕歙章遮道路縣銀璫君奮臂

扞牧圉貌孫人如腐鼠亡賢妻有孜子悲岸谷歎濛汜地濁惡天滄浪結淨侶修香光種池蓮采籬菊伸譚眉奉笑腹縣鼓觀餙巾遊猗徃生亦避世七十六以壽終考終命嫓顯融生三子苓荃莊女四人皆已行支硎阡松檟列生齊牢众同穴舊史文序辭基銘三言凡百句苓嗜學時有聞今東吳顧八分自書丹刻之石埋銘章永無泐

雲閒道人生壙志

雲閒道人錫山徐氏子少工筆札妙解書翰精于牡丹亭樂府搜逖隱互宿工老師莫能置喙通輕俠重

志氣柳市毬場推爲渠帥破千金之產如揮唾洟萬曆季年余識之鄒彥吉席間輕衫白袷眉目軒軒然籠蓊坐客亂後見之惠山則頽然老僧竹經香燈坐對移日相與循鄒園遺址指點昔遊愾歎而別庚子歲道人年八十客謂曰君幸與虞山公遊人貌榮名盍少自敘述乞一言以志陵谷道人笑曰我之生平公知之矣少而孤長而蕩老而窮非儒非僧不市不隱吾行履如是父命名鳳儀豢名雲靈岩二和尚更名載又曰玄熙晚自號雲閒如雲之閒也依雲而居亦曰雲閒閒亦雲也雲亦閒也吾名字如是畏接貴

客懶交熱客憎見俗客侶禪衲友樵漁嘯歌朋而命酒徒吾交游不多乎寄高忠憲祠守乳泉石磵花宮草庵杖藜所到皆在廡下吾園廬不廣乎中年失壯子有僮曰子立備歷寒苦扞禦刀刃推燥濕把痾癢復加一衣復損一飯五十年如一日人以爲孝子慈孫我以爲我身也吾子姓不具乎金剛數卷淸磬一聲生可盡年死不帶業草亾木卒如是而已吾何述矣哉客以其言告余且曰唐夏侯孜尼塞名場人甚其傭李敬當今北面官人所在打風打雨堂頭官人豐衣足食爾何不從之而事一窮措大有何長進敬

輾然曰我官人及第還擬西川留後官後孜自中書出鎮成都用敬知進奏夏侯氏之傭則奇矣徐之義僕窮老相依豈復有高車曲蓋之夢不尤難乎余曰道人如孤松老樹礧砢負大節非聊爾人也彥吉貴倨奴視幸舍客獨嚴重道人彥吉與東林水火語及忠憲道人輒拱手曰正人君子間過忠憲必曰鄒公遇我厚兩公交重之忠憲歿周全生死有古人風高氏子孫祠下必肅揖而後去間關垂死以髡頭易薙髮未嘗一日忘溝壑也裴晉公隸人王義捍淮西之刃晉公自爲文以弔是歲進士撰王義者三之二道

人一老禿翁使人交頌義僕比于晉公之隷人桃李不言亦有以使然也余舊史官也載筆大書以傳于後誰曰不然客曰唯唯道人墓在馬塢山去惠山三里許此邦士大夫議推予立主墓事歲時澆奠虞山蒙叟錢某書礪石以誌之爲文之日庚子十月初八日也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二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

墓誌銘

誥封安人熊母皮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皮氏諱靜封承德郎熊公之配今少宰雪堂公之母也夫人少而慧長而順老而共事其舅少檀翁如父事其姑甘孺人如母興根宿肉蚤夜毖慎嘗兆域庀葬事衰麻哀泣感動行路此夫人之爲婦也承德公老于場屋不事生產朝虀暮鹽黽勉有無白首相莊有雞鳴饁耕之德此夫人之爲妻也敎少宰兄弟援引閫史鏃勵文行少宰令而貧曰吾願爲陶

母少宰仕而直曰吾願爲范母憂其官望倚門七箸
申儆老而不替此夫人之爲母也戒陝輸以致莊斥
丹華以教靜旨畜以教勤害澣以教儉時饌糗以待
舉火度口腹以收道殣閭門覬記里門歸仁此夫人
之爲大母爲母師也服慈氏之慈具德女之德皈依
三寶禮誦六時卒之日神觀澄寂親見華旛寶蓋冉
冉下也余覩于夫人課誦則金剛法華熏脩則稱名
持號以慈心度幽冥以淨心求正受因無事薙髮脩
衣作阿梨之形相亦未嘗揚眉瞬目效婆子之機緣
示現閨範闔脩梵行考終由是往生亦由是用以儀

承德公老于場屋不事生産朝虀暮鹽黽勉有無白首相莊有雞鳴饁耕之德此夫人之爲妻也教少宰兄弟援引圖史鏃勵文行少宰令而貧曰吾願爲陶母少宰仕而直曰吾願爲范母憂具官望倚門乜箸申儆老而不替此夫人之爲母也戒陜輸以教莊斥丹華以教靜旨畜以教勤害漸以教儉峙餱糧以待舉火度口腹以收道殣閭門覩記里閈歸仁此夫人之爲大母爲母師也服慈氏之慈具德女之德皈依三寶禮誦六時卒之日神觀澄寂親見華旛寶蓋冉冉下也口持佛號吉祥而逝人皆曰夫人不但壽考

令終且而歸樂邦矣余承乏國史詮次內行魚軒象服雕軒有煒者什之六珩璜琚瑀管彤有聞者什之四至于歸心佛乘正定往生則所謂優曇鉢花不一再見者也像末陵遲邪外熾盛盲禪魔民掠機鋒逞棒喝者侵尋及于笄幃摩鄧之女說法而登壇眞蓮之尼拈錐而樹拂憂世者惻護法者憋未有甚于此時也以余觀于夫人課誦則金剛法華熏脩則稱名持號以慈心度幽冥以淨心求正受固無事薙髮條衣作阿梨之形相亦未嘗揚眉瞬目效婆子之機緣示現閨範闡脩梵行考終由是往生亦由是用以儀

表女宗金湯末法顧不𣊬歟余故志夫人墓表而出之使笄幃者流慕往生者以夫人爲導師慕夫人之往生者以其爲妻爲婦爲母爲左劵不壞世間不背實相季緒四依庶其在是以予言爲指歸可矣夫人生萬曆丙子九月十六日卒戊子十二月初一日享年七十有三子三人文登由貢生官敎諭次文舉郎少宰崇禎辛未進士由合肥令擢吏部司勳郎中今吏部左侍郎次文升國學生孫女一人適輔國中尉統𧁛孫男女若干人葬某地之某阡銘曰

秉脩肅穆闕狄光華現女人身命婦大家白毫注日

靑蓮啓口現善女人身法妻智母箴管內則衿纓闈儀規重矩疊婉彼毘尼姱脩外芬淨行內發如吠琉璃中含寶月頌圖孔昭援記有徵世出世閒請觀斯銘

佟母封孺人贈淑人陳氏墓誌銘

淑人姓陳氏父諱其志母湯氏故山東按察司僉事登萊監軍佟府君諱卜年之妻今御史中丞國器之母也先用府君河閒令最封孺人今用中丞覃恩贈淑人佟與陳皆遼陽上族淑人以明惠擇壻府君以岐嶷求耦圭判璋合二姓克諧生柔笄禮既饋交賀

淑人承上字下婦德用光親井春具膏火機絲夙夜
相府君于讀甘虀鹽警鈴索盥漱雞鳴相府君于官
府君擢上第宰京邑冊府錫命天書煌煌閭閻榮焉
天啓初府君受命東略監軍登萊鈎黨牽連蜚語逮
繫淑人奉二尊人暨諸姑子姪扶携顛頓徙家于鄂
乙丑九月府君奉矯詔自裁太公哀慟女客舍淑人
泣血襄事奉太夫人渡漢遷黃陂又三年仍遷江夏
夏秦寇躪楚太夫人歿而渴葬中丞補弟子員奉淑
人卜居金陵崇禎甲申避兵遷甬東中丞受新命以
兵憲治嘉興淑人版輿就養丙戌九月十九日卒于

官舍年五十有八嗚呼孰不爲婦孰不爲母如淑人之爲婦母極難耳自丑迄戌天地翻覆以二十年閱公羊之三世則難自郢之吳室家播蕩以弱女子定盤庚之五遷則難雷風交加參藥呼吸上慰掩袂之尊章下挈琢釘之童稚毀室取子覆巢完卵無天可呼有地必踏以隻身獨手枝撑佟氏之一門百口則難當府君檻車急徵淑人牽衣訣別以忠臣殉國孝婦殉家相勸勉迄于今家門歸朕窀穸相望款款下泉執手慰勞淑人之報稱府君亦已足矣生前之荼苦廿之若飴身後之血淚藏而猶碧菀枯陵谷世人

所咨嗟歎息者豈足爲淑人道哉淑人既歿中丞扶
柩歸金陵卜葬于　山之陽子一人即中丞公國器
女適李寧遠曾孫延祖以攵事贈同卿中丞妻贈淑
人蕭氏繼室封淑人錢氏孫三人世韓世南世傑舊
史氏曰予讀史至王章妻事未嘗不撫卷流涕方其
臥牛衣涕泣謂朝廷尊貴無愈仲卿責其不自激昂
何其壯也及被收繫小女聞呼因聲號哭知我君先
死何其傷也由淑人觀之忠臣妻女遭逢患難其情
事俛仰有足悲者既而昊天已威刬運促數章妻得
還合浦夫人重御雕軒平陂往復約略相似觀世者

於是乎有濟懼焉余既狥忠臣之請銘府君之墓在鄂渚淑人未之從法當别有銘銘曰
生遼陽死檇李鄂之越五遷徙金陵山兆靈趾靈之車反于此魂迢迢渡漢水泣丹書訊青史夫人兮有美予讃銘辭詔天咫

故誥封李宜人張氏墓誌銘

宜人姓張氏故通政使司右通政寶應李公諱茂英之室也李公卽世九年而有甲申之難季子藻先奉母適吳以其年八月十二日卒于邸舍年　十有
遺命反葬祔通政之兆又十二年乙未余之淮過寶

應藻先拜而請銘李公余同年長兄宜人丘嫂也藻
先父事余二十年益恭知宜人內行者莫余爲詳其
忍不銘銘曰
萬曆庚戌余舉南宮淮海聯蹁聿有李公展允李公
長德端人玉衡懸秋木神發春鳌爾女士玉質金相
既饋交賀德友相莊出宰百里入官羹鳩雞鳴戒勤
秉燭泣囚晉秩納言迴翔靈鑠冀論披猖掾人簸駭
金甌四維微風搖搖攜手言歸曾不崇朝公賦遂初
如旅得歸陰林席箭散髮振衣宜人封封綜理外內
田園區塍囊篋細碎僮奴指使牛蹄角千目覽手畫

部居井肰公曰休哉坦其皤腹我酒爾旨我肉爾宿是生三子季也收予教以織績游必就士公旣郎世家門肅穆蘭錡雀鬼戸屨促數白毛匝地黑眚橫天長淮南北骸山血川申命季子御以如吳陳衣考終如在室家惟裳而斂以逮反葬牆翣不驚窀穸無恙陵谷遷貿又一星終風塵傾洞我來自東白楊蕭蕭短髮鬑鬑停舟問舊聘眙驚喜我造其第堂宇沉沉几筵肆設簾幙靚淡季子曰咨闔廬蓬翟夙夜洒掃惟母之教我饗其饌茶香酒醑脯醢錯列間以粔敉季子曰咨粗糲匪格五飲酒漿猶母餘閭軒車蹐門

青簡樓帷市勒懸書壁鑱贈詩季子曰咨予庶予跂引衽擭捲德音在耳獻酬卒爵見其諸孫舒雁行列玉雪蘭蓀我思古人須圖雍肅咏歌葛藟逮彼樛木而况宜人女宗母師珩璜琚瑀我親見之在昔范氏隆道弘風中興以後形我管彤鴻朗不遐淸喬斯纂我作斯銘敬告史館鼉湖湯湯八寶告祥理詞幽竁尚有耿光

林淑人太君墓誌銘

太君姓陳氏贈護軍林君子惠之室也生二子國棟廷棟一女適錢氏歲壬辰七月考終內寢年六十有

二八月葬武林北關吉祥之阡護軍早世太君方盛年女提子抱朝其家人而申儆之曰爾無忝吾先君無寡寡婦無藐藐諸孤爾饔爾飧爾蠶爾織爾庀洒埽出入雞肰應曰敢不如命又合其宗黨而告之曰有未亡人在有先世敝廬薄田在于我婚于我葬于我歲時伏臘其何忍忝我先君闕遺我諸父昆弟雜肰應曰諾更十年所女笄而字男丱而學扃鐍蕭肰鈴索肅肰機絲雜誦聲續續肰行其庭窺其堂不知護軍在否咸曰有婦又更十年所國棟起家隸韋腰刀袴褶拜跽起居餘皇文駟交織道路雕軒在門翟

茀有煒閭里聚觀咸曰有母太君于是居積不替名行滋彰僮奴食指日繁宗黨待舉火歲益成輿梁掩骴骼新支提飯除饉四方之人咸曰是婦是母男子無如也晚而遭逢世故鄉井繹騷歌哭錯互太君蘭錡牖肰鼎食如故兒孫繞膝吉祥令終斯世希有也

舊史氏曰余往與陳總戎東溟劇談當世奇偉卓詭之事盱衡告余公知天下有奇女子君武林林太君者乎太君一寡婦存亡死生千金一諾南冠越吟之客騶桑廣柳之徒後車却載幸舍如歸台溫諸郡漕艘運升帆檣蔽虧奸黨褒橐太君片言傳敕千里郵

置驛頭捧手莫敢顧唾此豈有徵發期會用兵法部勒者乎昔太史公傳貨殖列巴寡婦清而范史傳列女失東海呂母公裁國史當置何等余異而心識之比遊武林觀太君之葬喪亂之後托妻孥保家室者擁隣巷哭螺贏之子削杖執喪虞用粟焉總戎之言猶信璧乎古奇女子如譙國冼氏紹定閒晏氏比能絜智何以賢于太君徵諸近事銀夏之登埤誓師揄關之乘城返旆犁帷砥室呼吸定變嘆唶宿將其類有泚惜乎太君之所用者小也于是廷棟來謁銘余曰諾是應銘法銘曰

碣石鐫靈掌徙天夢夢俗靡靡鬚眉作巾幗恥匪激贊訓夫子

長沙趙夫人張氏墓碑

長沙趙夫人姓張氏今御史大夫趙公開心之室內閣中書舍人而沐之母享年六十有九龍集巳亥正月[illegible]日考終官舍之內寢而沐扶柩北平返葬南國毛裏創鉅栝棬痛淚食頃嗚噍踰時躑躅祗奉嚴君之命來請大家之銘余交在紀羣慕淚鍾郝猥承載筆敢忘彤管用假巖牲之石敘而銘焉敘曰夫人生柔笄禮肅容裕仁媒朕卜祥既饋交賀董荼攻苦

音蓄御窮饘酏芼羹以佐敬養篝燈宿肉以相誦讀寒牕佔嗶則織火分光午夜伊吾則機絲雜響宵晨儆戒有雞鳴風雨之思窮困激昂無牛衣涕泣之狀斯則歸妹所以幾望鵲巢所以起家者也君爲觀國之賓妾作當家之婦白髮在堂黃口在抱滑甘梨栗取辦食指子媳保姆交萃一身家門多釁繼遷哀酷醫巫藥膳傾倒庋囊置翣飾牆罄盡衣珥俾老人即安下地庶游子無憾終天俄而兵發突焚關河阻絕襆被挈筐負稚携嬰雨血風毛之外自誓戒徒命侶如堂適庭徤婦良勝于丈夫夜行何畏乎多露斯則

自賓啓夏負扆伯越秉心塞淵無成代終者也惟趙公標榜愶俗摩厲兩朝木高風搖表長影廣叶茲琴瑟戒彼韋絃冏南之哲婦曷如燬于魴魚陶邑之令妻愉自處于玄豹佩觿能解發硎善藏臺栢之獨坐歸肰卿月之迴翔滋久有子式穀作我虙毛夫人舉案盐班術牆多畏傳敕邸舍危治寢門鈴索無間于晨昏管鑰不離于手掌隔柳家之幔才使聞歌下謝公之帷僅能見舞行成琚瑀言著縑緗巳乃脫落塵容津梁白業伽倆半偈多羅數行現身散華無復女身之相取泡作髻湙知泡影之因斯所以收華委蛻

高朗令終者歟嗚呼天地震蕩士女仳離江淹歎紫臺之稍遠杜陵悲紅袖之登車夫人佽助陳謨勸勉明哲于是梓材用晉白馬朝周潼酒駝羹每拜上方之賜鞠衣翟茀彌滋再命之榮生以名節疏封歿則廿泉圖像令妻壽母罕有其比既而勝鬘末利迴念多生陽燄乾城追惟昔夢珠服玉饌謝彼繁華寶地金牀欣茲勝妙視世界如房櫳等兒孫于幻化顯融壽考人間五福方茂如也昔者劉子政之述作臚列仁智房京齡之序傳標舉清喬竊比古人詢於舊史敬爲論次徵諸頌圖乃作銘曰

趙璧連城張星近河珪判璋分鳳舞鸞歌天作嘉耦
宜爾室家姊荼攻蓼亦既勞止相夫如賓代夫爲子
兮强于韌衣强于裏乃遭鼎革乃服袈將黎語更衣
決策蠶桑携手刦灰晞髮青陽爻執法兮殿中子彰
纓兮日東犄紫書兮有燿儼象服兮被躬歌迴波兮
窈窕御雕軒兮肅雍嗟塵壒兮沈湎閱海水兮淸且
淺著銖兩兮衣輕踏琬璃兮地輭山川兮間之將二
妃兮復來從二妃兮澧浦望蒼梧兮參差宛故國兮
松椒倚門閭兮何求坐祝背行兮我心悠悠沅湘無
波兮江水安流

李緝夫室瞿孺人墓誌銘

吾先君宮保公有執友曰李丈伯樗伯樗之子胤熙字緝夫長于余三年余契家兄也緝夫娶瞿氏宋太史傳孝子嗣興之後其儉有婦德每生子女湯餅之會必首召余余事孺人猶丘嫂也先君即世幼弟二酉不一齡余奉諱歸摳衣肅拜定婚于緝夫之女以爲李氏兩世素交先君之神所式憑也踰年二酉殤孺人哭吾壻過時而悲余每爲揮涕久之緝夫困諸生而余浮沉仕途進寸退尺緝夫與孺人燕語呴濕濡沫未嘗不相向歎咨也崇禎改元緝夫病不禄子

象璧漸長授經於其婦翁陸兄孟亮崇禎己卯舉鄉試孺人年六十賀客讙呼踵門未幾象璧沒喪亂薦臻歲祲產削孺人依次子系坤及象璧子錄銘以居及見其次女甥翁與之鄉舉而卒癸卯歲六月十五日也享年八十有四于是子孫食貧渴葬卜日　先人之兆而泣血來請銘孺人之歸李也十四而爲婦三十而爲母六十而爲大母家門儒素裙布操作口不知肥濃身不識紈綺拮据將荼勞蓼徹旦晝八十年一日也譬之耕肰火種而不收子穫而弗食鹿鳴燕喜開口一笑日未陰而失之攢眉如能漬淚洗面

八十年一日也上下三世艱危積封孫枝不替祭祀孔時厥惟艱哉卒之日訣別子孫曰八十年李氏老婦可以死葬之日下見所天曰八十年李氏老婦可以從君于此嗚呼臣子之于君國也猶婦人之于室家也身世牽率死生偭背讀丘遲之書覽庾信之賦如孺人青裙白髮八十年爲李氏老婦豈非天之相之也哉生宜李氏之室死復李氏之土歿食李氏之粟自施衿以逮陳衣爪髮依肰話言如昨爲孺人者良可以無憾而余陳人宿老俛仰今昔能無載筆而流涕乎銘曰

昔者漢孝元皇后移國旋易身爲新室文母猶自命
漢家老寡婦黑貂奉正臘史家悲其倒置元后之年
亦八十四視孺人白首蓋棺長爲李家婦我知其有
餘媿也嗚呼叔姬歸酅春秋所義豈無冠纓羡彼髧
髮洴盈其銘終古同喟

旌表節婦從祖母徐氏墓誌銘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詔旌常熟縣故生員錢世顯妻
徐氏表其門曰貞節之母工部尚書栻之從孫女我
從祖祖父副使府君諱順德之介婦從祖父諱世顯
之妻從祖弟論貞之母也年十六歸于我二十四所

天見背矢節四十二年膺旌門之典後十一年爲崇禎之甲申節婦年七十有二越二年丙戌論貞歿又三年己丑七月始考終于內寢壽七十有八次年庚寅月冢孫孫保卜葬于長興之新阡啓厥祖塋　橋之竁改而合焉哭而告于謙益俾誌其墓於乎謙益不忠不孝憖負天地其敢靦肰執筆貽羞簡牘若節婦之爲妻爲婦爲母盡瘁于我錢氏不忍以弗之志也節婦之寡也論貞僅免襁褓未幾府君即世幼孺眇藐委纊就位無儉禮無違言凜搓者定粤蜂寢息人言曰能爲妻君舅既歿三姑皆篤老供養扶持送

往事居喪泣從事莫有愆素人咸曰能爲婦濂貞起孤僮長而有見視保告誡如未免于水火也織紝辟績朝齏暮鹽不以溫厚少自假易也老而哭子支形立氣持門戶彌自力孫保頭角嶄然奉侍唯謹陳衣之夕顧視釋然然後爲母之道終焉爲衰門多釁哀酷絕纏節婦哭夫之後哭尊嫜者四哭婦者一哭孫及孫女者再三夭數矣而不夭殘年餘息垂死而又哭二子而猶不夭天以節婦畀我錢氏爲健婦爲勞人備嘗其閔凶而慭遺其血胤苟不至于終天窮塵畢命盡氣猶未獲弛擔息勞安寢于巨室也節婦之爲

節也亦苦矣哉萬曆初吾家全盛叔爲秦川貴公子婦方盛年容華謙益稚齒嬉戲長與案等耳從祖父縣雉于庭木合矢命中顧盼自喜節婦鼓琴于房櫳絃鏗然聲滿窓戶迄于今話言色笑宛宛然如信宿也而吾亦七十老矣節婦亡且葬而錢氏之老人于是盡矣家憂國恤創巨痛深回環循省若轆轤之轉腸腹雖欲不泫然也其可得乎嗚呼女婦之殉夫臣子之殉國其于生死之難也一而已矣傳不云乎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靡之不死相也嬰之不死朔也與夫人之不死何異靡祀夏

嬰立趙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後乃知其賢于死也
節婦之于錢夏之靡趙之嬰也其不死也以有為也
以有待也其視夫引刀雉經以一死爲能事者孰難
孰易亦顧所自矢者而巳矣雖然必如節婦而後可
以不死必如節婦之不死而後可以有辭于死者國
家大書深刻旌門表閭所以教世之爲人臣子者至
矣吾于是而知風德之遠也銘曰
節婦之天出後小宗徐母高行棹楔熊熊元兄不弔
自誓有王一門三闕漆書相望于鑠　明崇獎節孝
光天厚地有風有教舊史裁筆埋辭墓門鴻祀徵此

刻文

錢令人趙氏墓誌銘

我曾祖王父歷贈刑部郎中太子太保諱體仁生五
子長爲我王父嘉靖已未進士歷贈太子太保諱順
時仲爲從祖祖父山東按察司副使諱順德副使仲
子世顯娶旌表節婦徐氏生謙貞謙貞生孫保孫保娶
趙禮部尚書諡文毅諱用賢之曾孫女敘州太守隆
美之孫女太子中允士春之女也孫保既葬其王父
母父母於我曾祖長與阡之支隴兩阡間有地婉而
中隆宮之以葬其妻而卒其子興祖請爲壙銘銘曰

維我曾祖有四世孫條葉被澤卜妻亭門錦城漢東仙源天水故國舊家河魴宋子之子于歸王母在堂鞠衣楚楚舄頭將將綱戶砥室板輿輕軒銀燭合歡金尊祝延般申既饋異粻事酒相夫爲子代姑爲婦汲水旦旦膏火昔昔毋傷牛衣而去駒隙內外官閥委佩乘魚于今爲庶可不免諸機絲研削雞鳴風雨亦既抱子誰謂荼苦申酉之交大厦再傾漂搖一室梁壞榱崩尊章酷纏王母奄及無呼非天有啜必泣捲衣雜投紋紾頻製工祝背行巫匠更文哀哀百身憹憹千指仗助棘人克庀大事爵踊觸地殸田壞牆

擊胸傷心命以不長戎馬乍寧室賔帖妥一星未周
逝將去女歲在甲午年三十二陳衣蕭肰顧燭永訣
庚子十月龍尾伏辰白楊悲風埋此勞人長興高墳
三台熊熊支龍蜿蜒防密新宫宗老斲石納銘敦丘
地下唯食天咫不謬三子四女子亦有子俾爾昌熾
庶蕪在此

贈孺人張氏墓誌銘

孺人張氏建寧府君之後爲邑巨室父諸生芳潤母王氏年十七歸于錢爲今江南道御史延宅之妻卒于乙酉九月八日年二十有一後七年延宅舉進士

自行人擢臺班再命皆贈孺人癸卯歲請假葬母十
地殿橋新阡營孺人之兆域于其旁于是孺人歿十
九年　時予世嚴才三歲今成立爲諸生矣延宅之
念母也勤悲其妻早世生不得事其母而死得從先
姑于九京也序次酸楚使人讀不忍竟涕泣再拜以
墓石爲請余曰諾乃敘而銘焉銘曰

建寧之後婉婉女工來嬪彭城和鳴肅雍青　暢轂
門閥邐迤風雨雀鼠中葉如燬我有聞孫茹荼攻苦
青燈一編白日千古彼美婉孌夙夜勉黽視無陝輸
笑不見矧士也挾策摩厲遝塲居庀膏火行橐餱糧

資盡裝送脫解簪珥補綻洗拆瓺辦十指煑字吞紙
突烟蕭條舉案進食中園有桃相顧而笑勿歎一飽
無以食李噬彼猘褁乙酉重圍日飯麟鬭屋飛星流
礮車雷吼扶創畀兒挨枕崩奔羸軀弱命爭赌城闉
路饑如鬼胸雖自捧莫手癱瘓弓足臃腫驚魂乍返
嚴霜載零哀哀父母膏刃血阬𦤺胸擗地聲殷壞牆
腸腑迸裂浹月而亡餘閒闊奠屋衣誰復哀動鄰叟
假以美木兵塵荒郊日莫鬼語誰與此叟天用錫汝
黑月孤櫬凍雨一丘星紀推移天回日周法冠霈恩
錫節還鄉錦韜象軸再命煌煌吁嗟孺人穠若春華

青陽失令氷霰交加譬彼役夢昔昔不蘇六載黙
嗟䔄呻呼昔夢未愁俄而長寢布幃尾燈㷀魄凄禁
堂堂白日恐照下泉鏡奩重開鞠衣再鮮人生一夢
百年鼎鼎胡哥以孺人噩夢斯醒挺挺新城萬木如茨
往從先姑爰契我龜生不受祉歿有餘慶閭里歎息
天眼則長宗老髦荒職司譜牒搜文內言敬告奕葉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三終

牧齋有學集卷之三十四

神道碑

明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穆成公神道碑

嗚呼以天爲無意於人國乎雖其陽九百六方𤸃降割之際光岳之氣未嘗不合也山川之雲未嘗不出也扶危定傾之才未嘗絶跡于世誅王斷國之人未嘗不接踵于朝也以天爲有意于人國乎畀之以賢才而靳之以信用使之臣不遇其君君不遇其臣卽君與臣兩相遇矣而又不得久于是乎奸邪小人盤

互于內敵國外患交騖于外而淪胥板蕩忽焉不可救藥蓋吾觀宋事至靖康諸賢之進退輒爲之塡胸拊膺且憤且悸今老病垂死而書吾友文穆公墓隧之碑乃在其卽世二十餘年之後此所以忍淚執筆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公姓成氏諱基命字靖之避廟諱請以字行大名人也少爲諸生長身玉立與高陽孫文正公齊名萬曆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踵高陽列詞館砥行績學竝著公望逈翔詹翰歷官吏部左侍郎崇禎元年枚卜閣臣廷推居首未果用踰年遵永陷沒畿輔震驚上用廷議十一月七日卽家起高

陽公以樞輔駐通州控御神京次日趣召公升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越五日高陽入朝召見平臺公颺言于上曰願陛下以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俾得盡其才力必能辦敵仰副聖意上爲之首肯當是時烽火違接警報錯互舉朝恇駭不知所爲公言出而聖意定廟算一人有固志上始悔用公晚也高陽旣出鎭公在政地無一日不以關門爲慮凡所條上覆奏綜覈舉行於兵部則謂四方召兵抵圻輒烏集獸散當止七卒乘城之士宵旦不得下當更番宣雲勁卒入衛當領招備所當敵于戶部則謂調集費繁額賦當

急行糧當覈新餉當增凍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于工部則謂收法辦造當稽內造外造當促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謂六垣註銷不講六曹奏報省試不闇錯互挨次緣飾故事一一條次當興幾何當革幾何心計目營手批口荅爬搔拮据胥勞銜怨皆以內庀軍國外應疆國爲張皇修攘之計而其最大者則處置關帥一事蓋是時馬帥世龍出自囹圄受命總理方扼腕奮臂期刦敵自效中樞惡其亢傲不善事已也使其私人監伺之又嗾他帥譁而訟之公謂國家所倚賴者關門也關門所倚賴

者高陽也今以私憾齮齕世龍掣高陽之手足而責其展布關門之事去矣猶不為國家慮乎于是力排羣喙取旨申飭命世龍一意進取不得輕議更置又請遣科臣往薊飭厲羣帥不得擁兵觀望違總理節制世龍益感奮誓死總五大帥從高陽下灣遷次第復遵永四日而四城皆下露布上聞獻俘告廟本公在政地周慮危疆主張國論居中調護之力也公感上知遇班在二人之下秉齒樹頰無所顧避及居首慷慨擔荷益自發抒嘗痛哭為上言敵警為二百年未有幸其甦退因循苟安萬一控絃復起仍前搶攘

天下事寧堪再誤上感動命擬勑申諭公一夕草四諭漏下三鼓猶在直上從午門望內閣燈火熒熒然屏營歎息不能成寢也灤水師期來告天大雨歸步中庭竟夕不寐家人環視不敢問質明捷書至乃大喜語其故公雖在禁近心環竹山灤水間蓋大臣心事如此公以辦敵無能敵退乞罷疏三上溫旨慰留敘功加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上深念官營國紀敝窳日甚不太斷割無以振積玩雪國恥公謂治道去太甚求治戒太銳天威震疊譙責切至引理据法多所寬解上時時曲意報可一二僉壬營進者爭

爲操切可喜逢迎上意流言布聞謂公委卸市德上意雖專注不能無動而鄖署之胥人緹騎之惡子乘間抵隙交章詆公公自是奉身退矣公旣去高陽在關門益孤分兵易將曲肆撓阻比三年以凌河之役去高陽去而關門之事不可爲矣自時厥後國勢益蹙上心益困登拜如踐更罷免如傳置蜩螗沸羹無復典要譬之駕萬斛之舟衝風逆浪檣傾楫摧長年三老袖手屏去而開船捩舵之人叫號喧豗促數更易其不至于覆溺者鮮矣然則國家之不早用公也公之用未久而去去未久而亡也天而有意于人國

大寧若是葉落而知秋壺冰而戒寒公之進退關係于國家甚重而世罕有早知之者也天啓間公與予竝官右坊逆奄魏忠賢用事南樂諸人附之引繩批根將與大獄兩人私語咋指嘆詫一日語余昨與南樂飲酒酣拊余背身後願以易名累公余漫應公尙計及易名氏耶醉而失言南樂目我矣余笑曰公未醉時向南樂作語云何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余先罷公以少詹事乞掌南翰入賀畢亦罷已偕起田間朝罷過從相與屈指四郊多壘君父旰食綢繆事叢何若而可畫灰借籌每坐談輒移日既而曰昔人有

言政將及子交相昜也閣訟之輿也余旣被放公亦胥後命過余而嘆曰公又去也其誰出而圖吾君乎余曰公在吾何憂公曰不然吾兩人車兩輪也吾兩人用高陽必將出鼎鼎三足也車一輪有不契需者乎鼎兩足有不覆餗者乎公姑去矣他日當思吾言耳余歸一年所公與高陽相繼枋用用未竟而皆去余嘗與高陽促席及之停杯浩嘆以公爲知言也當余之被放而公亦在北也朝右之箚公者以抱蔓爲憂及公之登用功見而言立也朝右之惜余者或以得輿爲喜公旣不久中書余遂長錮黨籍於是海內正

人君子扼腕世道者碩果之望厥窮井渫之心彌惻矣馴至于今國家之陵谷變遷宵小之骨肉腐朽世有讀公豐碑考吾兩人之遺跡追歎其邪許推挽嬋媛呴沫之情事截截之口能無重恨于譎言夢夢之天抑或纏悲于殄瘁清濁同流玉石俱燼世運而往矣天不可問矣斯予所爲忍淚執筆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公乞歸凡六年以乙酉八月卒于家櫛沐草遺疏正襟危坐而逝上震悼恩卹特隆仍予贈謚以某年某月大葬于某地之阡葬後之某年余與公之子今翰林學士克鞏相見于長安絮語舊事相對啜泣再

拜稽顙以麗牲之碑爲請余謹撰次公秉政當國二百七十日間訏謨名畫關于危急存亡之大計者大書隧道徵信國史其他詞林閱歷之次綸扉奏對之詳與夫秪行載德劬躬蕭後之本末已見于高陽之家傳故不具書銘曰幽都祝栗戴斗崆峒光岳氣合篤生俊雄騰踔藝林游歷史館玉琢金相漆書銀管握文椽筆橫經細旃淵停山峙風節凜然方翳帝博未省天醉鬻務雙飛威鳳隻逝公曰吁哉主憂臣辱誓捐身圖以謀國鼙馬飲灤河火達甘泉艱危受命促數登延公入颺言聖明天保請以戎索付彼元老

神京重地重關堵墻如徹周盧如開扂堂莬討軍實
擁護節鎮身直寄勿心履行陣露布宵馳日畿晝闢
帝曰念哉頭鬚如白蹇蹇勞臣中外鉤鎖關門烽燧
閤門燈火外憂甦弭內間遽作雄鳴雌和骨銷金鑠
公笑移疾角巾襆被敵入我入敵退我退比及大歸
憂心耿耿營戒用豎沈遺城郢轂哭有數班劒加祟
煌煌錫命賁此幽宮滄海蕩蕩窮壥悠悠玉盌旣出
銀海不流展如公墳堂斧巘嵲松楸鬱芊芊馬行列
有美象賢接武奎璧斯石徵文大書深刻公神在天
在帝左右驂乘高陽受命三后雲車霓旌來游來觀

覩此玄石嘻其永歎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

吏部尚書諡忠文李公神道碑

嗚呼昔神宗顯皇帝丕承謨烈久道化成制科取士人物滋茂享國三十有二年至萬曆甲辰一舉而得二人曰樞輔高陽孫公御史大夫吉水李公崇禎巳巳孫公再出督師收復遵永六城以報天子戊寅冬高陽陷公闔門死之又六年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事文臣殉難者十有二人而李公爲首公諱邦華字孟闇懋明其別號也年三十一舉進士授涇縣知縣

庚戌行取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丁巳坐年例調外熹宗即位起兵備副使分守易州明年入為光祿寺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明年召為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為民先帝御極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進本部尚書在事一年用中旨罷歸公起家為令精彊堅密通曉吏事憤京營積蠹盤互奮欲爬搔鉤剔報稱任使中人勢要惡其害已輩謀鉤謗煽動宮府上心知其公忠而怵于衆人之欲殺之也謀姑去公以塞衆心而需後用公急公任事累奉 諭旨乃以顧恤廢弛得罷蓋反

詞鐫責以明不欲去公之微旨上英明喜斷疑信叅互爲羣小所脅持惜未有以孝廟任劉忠宣故事爲上痛言之者也公既去嘗務益不可問經筵顧問李邦華倣許多實事歎息久之巳卯特簡起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踰年丁父憂壬午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未幾拜北掌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南院命以眞衰眞老固辭俄聞北兵闌內地奮袂嘆曰此豈臣子辭官日也爲文以告大江之神誓墓訣子孫而出抵湖口得後命便宜發餉過寧南侯左良玉潰兵上聞之大喜益專意委信公公朝見論職掌事上

曰久待卿歸來酌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半壁賴卿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父子中官背屏息遠伏莫敢睒睗傍睨每召對百官如墻而立上視歸乎公遣中使視病賜猪羊酒米瓜菓視諸輔臣有差蓋上之倚公深矣當是時外侮內訌人主孑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錮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棼絲之不可治如壞屋漏舟之不可搘柱狡猾之椽人狙伺于內庸惡之阘貟猘噬于外勲臣小臣躁妄無藉者沓口岐舌依草附木簸弄于中外之交公于上言無不盡然心有餘于言甘苦自茹心盡而言不獲

盡者有之先帝于公言聽無不從然從有餘于聽心耳交臙聽從而心不克從者有之君臣之間脣焦口哆涕淚覆面警急擣胸卒亦無可奈何而以一死爲結局國蹙君傷神焦鬼爛殆有刼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甲申三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數行下公退熏浴具疏請下明詔勵臣民死守用成祖朝仁宗皇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數日又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先帝祕公疏逮殿巡行且讀且嘆疏藁卿袖袖巳覆出紙牘漫爛猶不去手密諭閣臣陳演蔣德璟等臣言是演頗洩其語既而羣

臣爭疏南遷臺臣爭言詆譏上意且恨公二疏并閣不行上與公自此皆只辦一死但不言耳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登埤死守走告內閣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出漫應曰且姑待公唾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城城墻非守者矢石交下慟哭而返十八日賊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烹賜豕祀信公徧詢所知詰朝內城陷奔赴大內闕門堅閉不可撼歸館沐浴整衣冠北面再拜三揖信公曰邦華鄉邦後學今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矣取白練書贊繫腰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

死靡渝臨危受命庶無愧吾君恩莫報鑒此痴愚繼
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囑家
人謹護總憲印繳還朝廷勿汙賊手勿殮吾屍須待
得主上下落移席正直持束帛繫信公坐榻投繯而
絕三月十九日辰時也正尸于中堂眉目軒舉如生
時賊過咸咋指呼忠臣忠臣越三日乃殮從梓宮遵
遺囑也昔者有唐開元房琯晝詔而分藩有宋靖康
李綱抗議于決戰公忠謨偉畧不下二公救亡圖存
綽有成算先帝識路自迷操刀不割郄國醫而待盡
仰毒藥以趣亡遂使大律拱手伯紀結舌死賊舒拊

臂之慮　快　之謀廟社淪胥主臣同盡納肝
無救于衛滅藏血何補于周危窮塵終古寧不恫乎
有餘痛哉公當危急存亡之秋建立大計通經權兼
戰守深謀遠慮不敢以九廟大義六飛重寄輕試一
擲洛疏具在可覆案也公疏畧言臣去年入都即請
勑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守固勿輕擲
浪戰宜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泄不省以致百二
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墻一無可恃恃京營則剋敝
垂盡臣向者勾稽清覈去任十五六年盡付流水矣
恃援兵則江浙搖動荆襄糜爛鞭長不及馬腹矣恃

積財則天子持鉢健兒脫巾京師無兩月粮矣爲今之計皇上惟有堅持效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浙憂齊魯南北聲息中斷神京孤注變起不測竊見東宮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敎端凝正宜歷試艱難躬親戎器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即日臨遣欽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專勅輔導便宜行事刻期儹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係不容頃刻緩者賊兵驕師老急檄關寧吳三桂提

師迎擊可以必勝勅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守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蓄積以餉戰士勿扃鑰爲盜守逆賊之首未必不可懸藁街也推公之意以爲主上決計固守六軍萬騎儼若盤石賊雖狂狡不敢越京城而南皇太子可以按轡徐行無道路之警緩則收拾東南全局以強幹枝急則號召燕齊援師以捍頭目此誠所謂經權戰守萬全之策也假令輕舉妄動倉皇播遷萬乘六宮一離闕庭賊輕騎躡我重兵躡我逆戰則不能引退則無及賊偪于前援絕于後羣臣從騎鳥獸

奔竄人主將安之乎又令主上行幸太子居守長君其主輕車潛遁而以撫軍監國之虛名委東朝于虎口雖至愚者不爲而先帝肯出此乎公于此籌之熟矣請死守所以力杜播遷之謀請監國所以全收固守之局又曰皇上謂臣南人借此自便臣老身許國即以南事委臣臣必不敢任此則灼知定遷無策入圖自便恐有王欽若請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之疑而逆折其機牙也陵谷遷移記注蕪沒郢書燕說附耳射聲小生諛聞冒昧執簡謂公亦唱議南遷以賊臣劫制而罷豈不誖哉以先帝之神明不深維唐室

元子北略諸王分鎭之制詞俾公之老謀石畫與蜩螗沸羹之徒同類而共置之國家存亡大故實係于此今也不知國故不察事端附和南遷者徒云援公爲口實而不悉其所以然痛恨誤國者但執沮公爲罪狀而未悉其所以不然螽蝗醜奮茅鴟狂呼使元臣鉅公之心事晦昧千古此可爲痛哭者也公生而孝友順祥篤誠明允淵停山立不苟訾笑謂儒者當如范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講實學崎實用辦實心幹實事將俗方標榜門戶徼逐聲利以爲士能沐猴非所以自樹立視之蔑如也令涇下車未

幾閭里銖兩之奸皆通知之不事芒刃漸摩教化轡
箠龢文之俗犂然一變集父老詢問風俗家產貧富
給筆扎籍記戊申歲大祲勸貸賑濟按籍差次斗石
圭撮若算勾股全活者六萬人立社倉濬水利淸劇
盜戢亡命至今奉爲絜令在西臺風裁凜然所條上
皆軍國大事所排笮皆城社巨奸危詞苦口磨切政
府首輔福淸葉公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不知李懋
明眉眼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有日請給養贍田
土務足四萬頃而後行戶部戶科噤不敢言公曰若
是則之國無日矣乃手草疏數千言爭之甚力刑部

郎沈應奎老人負直節持公疏詣福清西臺有人東閣可默默而已乎福清乃上疏極言貴妃兄國泰奏繼入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三月就國福清所以能轉移聖聽奠安儲位者實借助于外庭公當其衝應奎贊其決也兩淛地繁政劇採訪利病分六曹爲六書某利當舉某害當革條分件繫每按部舉而措之有餘地焉謂巡方以察吏爲要察吏以獎廉懲貪爲要直指供億有贓罰公費二項贓罰坐派郡邑公費取盈協濟公歎曰繡衣使者表率百城可以身爲谿壑乎亟下檄蠲除屬吏凜然負霜不待望風解印綬

矣歲嘗慮囚積案塡委夜闌炳燭亭疑閱實運筆如
風平反者百餘條老文法吏莫敢出入一字廷讞之
日獄囚盈庭舊使者省覽累日爲手版以記事公獨
不用攜册坐輿中流觀聞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
訟牒不遺毫髮吏民大驚以爲神其鎭天津也兵出
東方節下空虛蒞任方一日妖賊陷景州公飛騎檄
東師返旆邀賊于前復選步曲千人潛師躡賊後各
戒以道里時日分道邀賊而不使相聞比合戰兩軍
各至信地背賊兵而夾攻之賊惶惑不知所爲遂大
敗俘斬四千有奇一戰克景武再戰克鄒滕連妖殲

焉是役也公不用大舉而用鵰勦以為大舉則徵兵轉餉情形張皇賊鳥舉獸駭以老弱遺我而走險以老我賊未可盡也彼瞰我東師已出我仍以東師蹴之所以伐其謀而奪其氣也分遣我師各戰其地而不使相聞使之人自為戰各出死力于兵法為與之絕地也既而眞督撫攘其功得金吾世職公進俸一級蓋當時疆事類若此朝鮮援兵潰還索餉呼譟洶洶公方以恩信結邊士心乃呼其將而數之曰鮮軍倒支餉廣寧廣寧失支餉山海汝縱潰兵棄信地而索餉于我欲何為乎念此軍嚴冬渡海裂膚墮指暴

露民若給汝餉百石再行糧道措處汝率先摩勵出汎爲汝寬一面之網不然立斬汝矣兆將搏額流血八百人感泣歸伍讙聲如雷遣人皆踴躍思効命矣遼瀋新陷風鶴震驚行間言東征輒譁公下令樹出關討賊幟願者立幟下否則去令初下蓋僅有存者久之軍中相語有不立幟下者不爲李公帳下兒郎不得爲人乃爭立幟下足脛相錯矣議建營壘部署胥徒走卒躬先畚鍤介胄之士負土傚功營房千二百間馬廐五百翼如告成芻糧山積設軍市以資貿易復貿庫以峙食貨軍民穰處技擊走集束伍練胆

之法一用戚將軍新書從事選鋒六千人輕車二千輛部伍分明駕乘修備高陽公閱邊至津嘆曰嗟乎令九邊胥若是何憂戎馬哉京營舊例軍操于營糧支于衛管軍者不敷糧司糧者不點軍蠹弁積棍窟穴其中因緣爲奸利公定爲經制照現在軍數人給印票該衛造册挂號然後赴倉開倉計部按册驗票給米票不符册即僞票册浮于票即僞册濫支者法無赦太倉題稱京營歲給米一百六十六萬磨勘兩月清出虛冒歲計二十四萬有奇以還度支祖制設三備兵營招集精銳補老廝之闕市兒惡子遊閑博

徒依倚中人貴戚乾沒蠶食有糧無人有籍無伍公疏汰虛冒實增實軍四千餘人飽馬四百疋軍自為一隊歸併各營馬兌給選鋒以供騎操歲省縣官縻費粮米數萬巳巳冬北兵入畿輔衝寒出郊相視營盤分地樹壘金鼓相望都門恃以無恐遵化告陷羣臣偷儒憚事爭言列營城外非便公曰臣職治兵知有進不知有退攖城避敵損威示弱堂堂天朝不應出此宜列營城外無動速調勤王兵以張聲勢彼瞰我有備將懼而引去所謂先聲而後實也上眩于羣言乃撤營兵偪國門偵探斷絕始大悔傳旨如公初

議然竟不能排衆咻以留公可嘆也南叅贊機務叢挫公首定營制併多設之營以省糧裁不急之官以節費安民詰戎治民論將五約二事次第修舉以其間廵行江北度浦口絶池和抵和州徑梁山斷采石旬日走四千里畫覽形勝夜命畫史防禦機宜分五疏進至繪圖列屏師古人聚米畫地之意使人主周知祖宗與王舊地山川阨塞其用意遠矣詳察水陸形勢備逺阨要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于滁和全椒墾田數千畝聚衆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流不如守上江請于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太

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謂徐州居四方邊均水陸交會宜宿重兵設總督一旦有事片檄徵調北邊西扼寇中奠陵京此天下萬全大局也疏下兵部司馬舌吐不敢覆公亦用外艱解去公服官中外歷四十年資望深崇委寄殷重回翔前郤在用與不用之間晚而秉大憲徵主知不以時危運移少自假易整臺綱嚴考察雙牘拒門稟然如承平時俄而天崩地折卒不獲竟其用而達權應變功見言信指麾談笑弭東南焚突之禍則莫如湖口之役左兵之潰而東也艨艟隱天軍聲殷地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

吏相顧無人色公浩歎曰海內僅東南一角耳身為
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袖手而去乎乃停舟艸
檄正告艮玉曰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
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與我同讎共掃腥穢以成偉
伐頃傳麾下全軍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陵京震
驚何輕易舉動若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游
魂稍稽膏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疾討
賊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舊京文
武足高喙長倘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告貴鎮其何
辭以對十五國豈無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

領安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而汚青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也貴鎭宜卽日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振舵回船尅期還鎭鈇餉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實流言本部院綿力可竭當爲朝廷弭此大事爲貴鎭濟此飢軍其勉聽鄙言急圖桑榆後效否則義旗迴指將不得與貴鎭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又用其親信李猶龍胡以寧輩開陳禍福曉暢心事皇上神明聖武拊髀頗牧當力爲保全功名盡釋中山箱篋之疑得專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飛騎貽皖撫發九

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心遂大定運艘商舶銜尾安流讙聲喧闐沸江水南都始解嚴越翌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艮玉帓首鞾袴握刀挿矢俯立迓鷁首公禮辭引見用師弟子禮艮玉請公坐樓船大閱士馬公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宣諭軍中矢忠義殺賊拾取富貴一軍皆骨騰肉飛願爲公死艮玉爲公令于軍斬淫殺者四人以狥釋被擄男婦四千餘人還漕鹽船五百餘號臨分牽衣號慟誓以餘生效頂踵公還語人此小事易辦喜爲國家得一名將耳公以風紀淸嚴之司當過賔傳遽之地官無銅虎之符

使無英雋之節引大夫出疆之義推臧孫急病之公忠誠坌涌機權錯出條鏇在手操縱自如挽山崩峽倒之勢成瀾回湲轉之功嚮令先帝當危急時擺落羣小以國成委公則庶幾病危可救弱症可起奉天之圍可解靈武之功可奏竊嘗謂公之死國有異于羣公者爲其以乘輿死以震器死以三百年祖宗鐘簴死而不但以一身一節死也嗚呼痛哉公父比部公與母周夫人食貧娩德公童孩喪母執喪有聞萬曆癸卯與比部同舉于鄉布衣徒步父子自相鏃礪都人士咸敬之江西有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

恭端公同亨鄒公識公于諸生勗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會公南太宰署中會公明燈促席極論古今典章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一腔報國微忱舉付吾子公學術原委得之二公為多為言官主于分別邪正破除朋黨極論萬曆執政背公營私衣鉢授受徐兆魁王紹徽湯賓尹等鑽穴禁近蠹賊國論郭正域鄒元標顧憲成等骨鯁孤忠削跡朝著淸議日輕黨禁日密老成日謝天地閉塞非國家之福也言路初闢章滿公車公所彈劾劈肌分理洞見癥結黨人尤畏而疾之丁巳之察并及比部公天啟中入為

少司馬逆奄肆毒大獄煩興高陽公將行邊入覲面
奏本末奄矯旨拒不令入魏廣微唱言朝堂高陽興
晉陽之甲李懋明召之來耳公亟移疾請去而削奪
隨之矣前後罷免家居垂二十年比部公老無恙讀
書譚道篝燈布席依然兩書生公是以益邃于學又
以其閒網羅典故討論時政以儲匡時經世之學腹
笥心兵橫從肆應蓋多自閒居得之逌公之大節終
始有三譚笥錄牒端禮刊碑蘊義生風白首一節則
以黨論終始開拓心胸補苴倫紀不聚生徒不矜著
作則以學問終始盤錯橫身艱難致命以熱血灑宗

社以丹誠杏如遇則以忠君報國終始以精白一心不愧屋漏爲立身之根抵以正直忠厚保養元氣爲用世之蘊符雖其寒氷栗玉纖塵不染而友朋之急難善類之阽危無所不極其救援褰裳濡足有不恤也雖其精金利劍腐肉必决而殘邊之退卒失路之旅人無所不用其矜全噢咻濡沫有不啻也晚年家居修講堂定教條立宗祠恤繇役秀眉子衿莫不觀禮誦法團練鄉兵保護井邑笳鼓讙亮肅如軍中九逝寇發𠩄告驚然風聲雷動匿跡遁去生平誦法孔子刋落雜學嘗語學者三世諸佛只是血性男子果

能參透上乘空諸萬有死生不二與周孔何異儒者一念不謹持即墮苦海何云天堂地獄哉又曰正氣者上之輿也來則乘之去不捨焉臨危末命凝聆整暇易簀結纓正其勘辨學問時耳乘輿來去公既了然自知復何憾哉公先世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西平第十子憲觀察江西憲子游爲袁州刺史始居袁游子丕丕子遵始居吉水遵生華華生唐後唐天成丁亥徙居谷平迄今四十餘世入明有桂者與梁寅爲友桂生京京生威威生貴爵貴爵生秀丁公爲王父秀生諫由舉人官南京刑部主事娶于周生公自

貴爵已下皆累贈吏兵二部尚書妣皆一品夫人公生萬曆甲戌九月九日年七十有一甲申四月公之喪至自北京詔贈少保吏部尚書謚忠文贈葬予祭六壇廕一子建祠京師賜額精忠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仁壽鄉鰲山釣魚臺之諭塋娶一品夫人周氏子六人長士開次士國士開以殉士國死于水奉旨建坊旌表副室宋氏生子長世亦以苦節表門次士亨士齊士京士臺孫男九人長世以嫡長承世廕次長榮長清長祚長發長灝長垣長蕙長元長世子繩武應世襲錦衣衛千戶公既葬長世採集行事撰次爲

泣而言曰隧道之碑銘有與吾祖游而載史筆者誰
乎謀于諸父渡江來請者至再謙益辱公不契驗壯
迄老函丈晤對竿牘往來師友篤論家見絜語惟是
憐才愛國語不及私癸未北上要語廣陵僧舍艱危
執手潸然流涕囑曰左寧南名將也東南有警兒當
與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餞中出寧南牘授余曰所
以識也入都復郵書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東南根本
地兒當努力寧南必不負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年
移日視息愛我知我辜負良友傷心刻骨有餘痛焉
徬徨執筆老淚漬紙而不忍終辭者以爲比及未死

效隻字于青簡庶可以有辭于枯竹朽骨也洪惟萬曆以來高陽與公當並爲宗臣配食淸廟有其舉之工歌之頌詞曷可以已是庸假繫牲之石再拜而刻詩曰維嶽降神光氣熊熊篤生偉人殿我家邦暨我高陽如龍如虎仗鉞禡師兩有文武遵永六城復我故初崇關擊柝神都屹如公如鳳麟不搏不鷙齋其躬心以救殄瘁國有大故我肩我揹國有大疑我則解觿楚師橫潰亂流而東公手撫摩如擾兒童偉矣頎儒褒衣大冠召雲致雨試手沛然堂堂高陽與公相望大廈兩楹去一則崩三才失位九嬰刺天指生

烈節與國後先天門詄蕩爰策其馬元氣磅礴來歸
帝所帝錫汝命彤弓素矰刑天相柳莫我敢承星戈
照日雲罕從風同車報命二祖列宗乃考新宮乃配
清廟于豆于登工祝致告孝孫在位庸鼓有斁神之
至止入戶歎息簪史明見作爲頌詩後千百年尚右
饗之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四終